

人世间

# 大羽和他生命中三个女人

占地

李大羽的生命中,有三个女人至关重要,她们是母亲、姥姥与妻子。

先说母亲。

1973年,母亲担任一个百十号人的工厂负责人。虽然是国有企业,但那时生产原材料供应特别紧张,没有原料就要停止生产,而停产工人就发不出工资。当时,母亲怀孕5个月,出怀很厉害,大肚皮上还凸了个尖,血色素低至80克。为了维持工厂生产,她不顾妊娠期的剧烈反应,亲自出马外出跑原料。一次在东北,洽谈加发货,母亲整整忙活了一天,滴水未进,在路边看见有卖猪头肉的摊位,也是饿急了,就买了些吃,谁知半夜上吐下泻,差点要了命。

母亲是临产前2小时才由工人从生产车间直接送到医院的。腹中羊水过多,再加上她孕期因工作压力大引起情绪焦虑,服用过冬眠灵,接诊医生担心胎儿发育异常,劝说她终止生产。家里亲人包括姥姥都同意,但只有母亲一个人不干,她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,并斩钉截铁地说,即使孩子真有毛病也认了,也一定要把他抚养大。

母亲工作单位在只楚,离家有十余里距离。她让朋友在自行车后座旁边加装了一个婴儿座椅,改造成立像部队那种带偏斗的三轮摩托车的样子。母亲每天风雨无阻带着大羽上班,一进厂子,就把孩子交给厂办托儿所阿姨照顾。每个哺育期女工上下午各有半个小时的哺乳时间,别的女工都能按时按点给孩子喂奶,但大羽母亲工作太忙,忘了是常有的事。大羽往往饿得哇哇哭,保育员只好把他抱到母亲面前喂。又苦又忙碌让母亲精神和身体极度疲惫,但她咬紧牙关硬挺,应该讲,没有母亲的爱与坚持,就没有大羽。

第二个女人是姥姥。

大羽1岁时断了奶,交由姥姥带,也就在那时,他表现出了异常。不少孩子能说一些简单的词语了,但大羽不会,即使蹦出个把词儿,也是“唔唔喽喽”的,例如喊妈为“哇”,叫姥为“袄”。

除此之外,大羽精神上也与别的孩子不同。有时,他一个人呆坐着,像魔怔了,安静得让人发慌;有时会异常活跃,满地疯跑,怎么喊都不停,彪气尽露。这时,大人们才意识到孩子有问题,领他去医院检查。医生的结论是,大羽患有轻度精神分裂症,或因母亲妊娠期羊水过多及服用冬眠灵损害神经所致。

从此,姥姥抱着大羽,开始了漫漫求医路,几乎跑遍烟台市区的各大医院,去得最多的是莱阳的一家医院。去莱阳看病还是挺遭罪的。首先,姥姥要带着大羽坐白天烟台发青岛的慢车,到达莱阳下车时已是下午,急三火四地赶到医院,诊治完基本已经是晚上。为了省旅馆钱,姥姥就抱着大羽在火车站凑付一晚,再坐下半夜济南到烟台的火

车,凌晨回到烟台。光那一年,姥姥就跑了20多趟。通过一些理疗,结合心理干预,渐渐地,大羽的病情有很大好转。为改变大羽不会说话、发音不准的问题,姥姥可以说殚精竭虑,让大羽模仿她的口形发音。这一方法有特效。很难用语言形容姥姥那种耐心细致、诲人不倦的精神。在姥姥的不懈努力下,大羽上幼儿园时,已经有了语言表达能力,发音亦颇为准确。

改革开放之后,用工制度发生根本转变。像大羽这种情况,找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。刚开始他当过建筑工地的小工,也干过环卫工、电缆铺设工、翻砂工等。大羽虽有病,但不发病时,和正常人看不出两样,而且干活舍得用力,听说听道。他20岁那年,隔壁胡同一个叫“矮脚虎”的小伙子发达了,办起了厂子。小伙人品不错,平日总将“度人如同度己”的话挂在嘴边。他让大羽去厂子当了合同工,大羽也终于有了份稳定的工作。

原以为大羽找对象会很难,但没想到,“彪人有彪福”,他认识并牵手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,没费吹灰之力,颇有“一见钟情”的戏剧性。

那是在大羽21岁那年,他被领导派到车站接收一批物资。出站时,一个刚到烟台的小姐姐向他打听路。正好顺路,热心的大羽就捎了她一段。小姐姐很健谈,谈话中说她叫小芹,比大羽大三岁,来自西部农村,此番是来烟台打工。三轮车上两人一前一后,大羽在前面蹬,她坐在后面,没看清彼此模样。到了打工之地,小芹下了三轮车,抬起杏眼,方看清这位高出她一头、站在她眼前的小伙:貌虽不若潘安宋玉之美,但那四方大脸、浓眉朗目,倒也带有几分潇洒的明星之相。这一看不打紧,直看得小芹心中如同通了电流,热乎的,麻酥的。小芹是颇有心机的女孩,当即记下大羽的联系方式。

也许孤身飘零在外打工想有个家,也许是大羽的英俊外表吸引了她,小芹一有空便找大羽。母亲把大羽的精神问题一五一十向小芹和盘托出,但小芹没打退堂鼓。他们结了婚,当年便有了大胖小子。

人谓“合抱之木起于毫末”,聪明懂事的小芹知道,良好的家庭氛围需从平日一点一滴做起。小芹虽性格强势,但属“金砖老婆”,知道疼男人,大羽则被小芹拿捏调教得成了老婆迷,唯她马首是瞻。过去大羽情绪受刺激时,犯病的主要表现为离家出走,且这个孝顺的孩子去的地方大多是乡下姥姥的墓地,去那儿准会找到他。婚后,大羽再没犯过病。会打算、能干、会过日子是农家孩子的强项,慢慢地,小芹把家操持得熨熨帖帖,一家三口的日子是越过越和美。

时光流逝,今年大羽刚好50岁了,在身边三位可敬女人的加持下,大羽有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幸福人生。

## 有缘,再见

惟耕

多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,我去烟台港乘船出差。在莱州上客车时,天空稀薄的云层里还能透出几缕温暖的阳光,一进烟台市区,飘飘洒洒的雪花从天而降。雪花随着无孔不入的冷风,几近热情地贴在人们的脸上,钻进脖子里。雪花刚一黏在身上,顿时化作比雨水更冰冷的水珠渗透衣物,沁入肌肤,让人禁不住哆嗦。

赶时间,我边寻找出租车,边着急地快步前行。突然,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我的身旁,副驾驶的车窗玻璃已经落了下来,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正是客车上与我邻座的大哥。

“兄弟! 上车吧,捎你一程!”

闲聊时,我知道他也是因公出差。在距烟台港客运站不远的地方,我下车,还没等道谢,一把精致的折叠雨伞已从车窗里递了出来。

“带上它吧! 还有段距离,天气预报说大连那边也是雨夹雪呢!”

大哥的语气不容推辞。

“可……可我怎么还你呢?”

“还什么呀! 如果有缘,我们还能再见!”

话音刚落,他摆摆手,车便卷起一溜白色的烟雾消失在苍茫暮色之中。

雪花仍然沸沸扬扬不止,雪幕里的人们一个个行色匆匆,一盏盏刚刚点亮的路灯正燃起橘黄色的光芒,为这风雪弥漫的港城增添了一丝温暖的气息。

被大哥言中了,在大连港下船后,码头上的雪一点儿也不比烟台逊色,更令人不堪的是雪粒中还夹杂着冰凉的雨滴。从凌晨三四点钟下船,到再次登上一段旅程的客车,要不是这把伞,一场病恐是难以躲得过去。

后来,我每次出远门都会带上这把伞,不仅仅是为了遮风挡雨,心里念着也许会再次遇到那位好心的大哥。

那年国庆节后,我和同事出差到牡丹江,白天不小心把外套撕开了一段长口子。吃过晚饭,我俩便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中,寻找缝补衣服的小店。

在一家日用百货商店,一位大姐听了我们的来意后,说:“这里真没有缝补衣裳的店儿,听你们口音是外地来的吧? 你们要是相信我,我帮你缝缝就是了。”

我们当然求之不得,大姐拿着衣服进到里间,“嗒嗒嗒嗒……”一阵老式缝纫机的声音传出,几分钟时间,衣服完好如初。

“大姐,多少钱啊?”

“举手之劳的小事,谈钱伤感情了。”

“总不能让您白忙活啊!”

“出门在外不容易,我也是从外地来的。”

一聊,大姐的老家也是烟台! 老乡见老乡,自然流露出的乡情就如同遇见久别的亲人,无论怎么说她都拒绝收我们的钱。

临别,道一声:“大姐再见!”

“哎——”大姐把“哎”的音拉得很长,“有缘,再见!”

听着大姐的浓浓乡音,一瞬间我又记起那位赠送雨伞的大哥。

后来,我再也没有遇见那位大哥和那位大姐,但我总觉得可能是岁月的流逝改变了我们的容颜,在不经意间擦肩而过了,而且我相信,一定会遇见他们的,也许是另一种方式的相遇。

诗歌港

## 与同一条河流相遇

邓兆文

这地方,我来过  
只不过很久了  
那时草木葳蕤,  
水流湍急  
我们在浅处嬉戏,  
打水仗  
偶尔抓螃蟹,摸鱼  
晚上点起篝火,  
一起喊山和乳名  
仿佛整条河都是我们的  
囊中之物  
而此时此刻,山河依旧  
只是音影皆无  
水牛变成了铁牛  
河道被拦成了数截  
河水深一脚浅一脚蹚过  
那些童趣,风一吹  
都变成了泡泡

## 假如把人生重走一次

陆玉生

假如可能  
我真想把人生重走一次  
用昨天的激情  
用今天的沉着  
用明天的经验

我不再贪玩  
我会懂得珍惜  
遇到人生抉择时  
我会三思而后行

我会惬意地陪爱人赏月亮  
我不会拒绝给儿子买小画册  
我还想陪父母去云南去新疆

可斜阳告诉我  
一切都不可逆转了  
现在,我只有珍重今天  
但愿明天不再有今天的愧悔